

汉语规约化应答语“好 + 语气词”的立场表达

吴可凡 王宇枫

(天津大学, 天津 300000)

【摘要】“好 + 语气词”是现代汉语规约化的应答语, 在现实交际中具有多元话语功能, 是汉语立场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。“好”通过附加“啊”“的”“吧”“啦”“了”等不同的语气词可以表达不同程度的认同。受词义及会话语境的制约, 不同的组合也会具有或强或弱的评价功能和情感功能。

【关键词】“好 + 语气词”; 应答语; 立场表达

一、引言

立场表达是近年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, 尽管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还存在分歧, 但一般认为立场是指说话人或作者对信息的态度、情感、判断或者承诺的显性表达 (Biber&Finegar 1988), 涉及言者认识、感情、态度、言说风格等诸多方面。现代汉语表达立场的手段有词、话语标记、构式等, 其中语气词也是立场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关于“好”后附加的语气词, 邵敬敏、朱晓亚 (2005) 从话语功能角度指出, “好”后添加的语气词具有不同的功能色彩, 包括积极应对功能、消极应对功能和话语衔接功能, 是区别不同功能“好”的形式标记。崔希亮 (2020) 着眼于语气词的情态意义, 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语气词都可以表达言者态度, 并特别举例说明“好”后附加“啊”“的”“吧”等语气词分别表达正面回应、中性回应和负面回应, 即后附的语气词具有表达积极态度、中性态度和消极态度的功能。赵敏 (2022) 则从互动角度详细讨论了应答标记“好啊”的预期性及评价立场表达功能。虽然几位学者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, 但与语气词相关的立场表达功能显然正在受到学界的关注。在研究中, 有关“好”的语法化研究必定涉及“好 + 语气词”格式, 而语气词的功能语用研究也常论及“好 + 语气词”的组配, 不少论文将“好的”“好吧”“好啊”“好了”视为“话语标记”和“应答标记”, 标记化意味着结构的规约化和构式化, 本文拟从互动语用角度, 系统分析“好 + 语气词”作为规约化应答语的立场表达特点。独用的应答语“好”在口语中需要附加不同语气以表明不同的态度, 可以视为“好 + 语气词”的语用变体。

二、应答语“好啊”的规约化

(一) “好啊₁”表达正面评价立场

“好”作为应答语, 原本是用来表达言者正面评价立场的形容词, 而语气词“啊”可以表达较强

烈的感情色彩, 如^①:

(1) 据参赛人员介绍, 中国烟花升天后, 两岸观众掌声不断, 许多人翘起大拇指称赞: “好, 中国第一!”

(《人民日报》)

(2) 众人看着, 若凡和尹红念道: “为爱红芳满砌阶, 教人扇上画将来, ……”

“好啊——”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喝彩。

(张险峰《再婚家庭》)

例句中的“好(啊)”也可以用“好极了”“太好了”等表示赞赏、鼓励的话语代替。互动言语交际中, 针对听话人顺应性的言语或行为, 我们通常会遵循礼貌(赞誉)原则, 给予积极的回应和评价, “好(啊)”因此用于表达言者满意、赞赏的正面评价立场。

在此基础上, “好啊”常常作为建议和请求等言语行为的应答语出现, 带有轻松随意的风格色彩, 言者通过对听话人及其言语的正面评价表明积极认同的态度, 如:

(3) 有个小青年逗乐, 要书记给这对年轻人做个媒。李书记爽朗作答: “好啊, 两个生产能手, 一对模范夫妻, 佳偶天成!”

(《作家文摘》)

(二) “好啊₂”立场表达的中性化

然而在互动中, 言者对听话人的建议和请求有时可能仅持中性评价, 甚至不以为然, 但出于礼貌, 仍倾向于使用正面评价应答语“好(啊)”, 正如 Pomerantz (1984) 论及“偏好”时所指出的, “在一般情况下, 当说话人做出一个评价并邀请听话人进行回应时, 赞同是偏好的形式, 听话人设计话轮要最大限度地出现明言的赞同; 而表达不赞同时则要最小限度地出现明言的不赞同。”

此时, “好(啊)”的赞赏鼓励功能减弱, 更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同意和顺应, 如:

(4) 左左：而且一出来这首歌，有的媒体的评论就说，太惊艳了。太好听了。

立新：那咱们听一听。

左左：好啊。

(《话里话外》)

(5) A：欢迎来做客！

B：好啊好啊，去找你玩。

(6) A：你就再信我一次，我保证不再犯了！

B：好啊，只怕你是狗改不了吃屎。

例(4)中，“好啊”表明同意，正面评价色彩弱化；例(5)则更多是对听话人的礼貌和顺应，表达中性的评价立场；例(6)后续负面评价语句，和“好”的语义相矛盾，整个话轮表达不认同，在此语境下，“好啊”也具有了消极不认同的色彩。可见，“好啊”的认同程度受到互动语境制约，而且，随着其正面评价色彩的弱化，情感态度立场得到凸显，如例(5)的积极认同和例(6)的消极不认同上升为“好啊”的主要功能。此时，“好啊”就是一个规约化的、表明态度的应答语，不再具有赞赏、鼓励功能。

(三) “好啊”的负面立场表达

“好啊”还可以回应抱怨、回避、撒谎、批评、警告等负面言语行为，由于此类言语行为与“好”本身具有的正面评价立场相矛盾，话语因此产生反语、讽刺、嘲弄、恐吓等负面评价，认同义消失，反而成为表达不认同的应答语，不满、愤怒的负面情感态度得到不同程度的凸显，语气强烈，如：

(7) 吕蒙兴道：“三弟，大哥说得不错，人家说什么也是当朝二品大员，别把事闹得太大了。”韩羽怒极反笑道：“好啊，现在我倒成了闹事之人了。”

(童威《伏羲剑》)

“好啊”的负面评价义并非来自词汇意义本身，而是来自互动会话语境，是对会话环境消极语用意义的吸收。在特定语境下，它的负面评价色彩会进一步消失，仅仅表达不满、愤怒的负面情感，如：

(8) A：划破手？活该，应当划你嘴。

B：好啊，我招你了惹你了？你说，我是招你了惹你了？

由于“好啊”在言语互动中可以覆盖从正面评价到礼貌顺应再到负面评价、负面情感等多种立场表达，所以，在社交中有时会有含糊性，特别是正面评价立场和中性态度立场之间，并没有严格的界线，言者需要通过语调及后续评价性语句进行补充，受话人也需要通过语境、语调以及后续语句做出判断。

三、规约化应答语“好的”和“好吧”

(一) “好的”

“好的”相对于“好啊”更为礼貌诚恳，常用作

较为正式的请求以及命令类言语行为的应答语，如：

(9) 乘客：你好，我想去花园酒店。

司机：好的。

“好的”作为应答语，只能表达认同，评价色彩中性，情感色彩也较弱。同类的应答语“好呢”“好嘞”“好滴”“好哒”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可爱、爽快等情态色彩，淡化了“好的”的正式感，因此常常作为替代，成为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喜爱的应答方式。

(二) “好吧”

“好吧”的使用范围较广，可以作为命令、请求、拒绝、评价、否定、抱怨、安慰等各类言语行为的应答语，表达言者有限的、有保留的认同，具有勉强、不如意的情感色彩，如：

(10) A：我要去超市，你要带点什么吗？

B：不用了，谢谢。

A：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

(11) A：别生气了，我忙得都忘记了。

B：你和其他几个联系都密切啊！我吃醋坛子了！

A：好吧，我错了。

作为应答语“好的”“好吧”主要用于话轮之首，表明态度。“好的”认同度较强，可以表达赞同、应允、确认；“好吧”认同度偏弱，可以表达应允、确认、让步等。

四、规约化应答语“好啦”和“好了”

“好啦”和“好了”的核心语义来源于“好”的“完成”义，主要用来劝止听话人的言语或行为。

(一) “好啦”

“好啦”用于句首，原本用来表明事情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，如：

(12) 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：“好啦！老兄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谱好了。”

(《人民日报》)

作为称赞、批评、抱怨、质问、嘲笑等言语行为的应答语，则主要用来劝止听话人，终结对方的话题或行为，表达较为含蓄的不认同，有请求和解的意味。如：

(13) 殷梨亭道：“你答应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”杨不悔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你先喝了这汤再说。”

(金庸《倚天屠龙记》)

(14) 老刘禁不住又称赞起阿棠来，说阿棠也是个好青年。“好啦！你别老夸他了，他快飞起来了。”

(《人民日报》)

(二) “好了”

“好了”原本用来宣告目标达成、过程结束，如：

(15) 吴晓岚又恢复了那副假笑的面孔:“好了,事情弄清楚了,大家上工吧。我一定依法严办,依法严办!……”

(《人民日报》)

但作劝告、抱怨、批评、指责等言语行为的应答语,“好了”的主要功能是劝止受话人言语或行为,后续顺应性的话语可以表达较弱较勉强的认同,表现出妥协退让的态度,有无奈勉强的情感色彩,如:

(16)“妈妈,你再也不要吃剩饭凉饭锅嘎巴了,要不我们几个就不上学了!”“好了,妈妈听你们的话,上学去吧!”

(《人民日报》)

(17)这时有个老师傅插进来说:“不要你们完成任务,你们能开车也就不错了。”“这是轻视妇女!”姑娘们激动得很,并且一下子都哭起来。“好了,别哭了,给你们跑长途就是了”。

(《人民日报》)

也可以后续拒绝、批评的话语,劝止对方,表达不认同,略带不满不悦的情感色彩,如:

(18)尚德全说:“米书记,我还真不愿做这个一把手哩。”米长山说:“好了,好了,你别给我装蒜了。不愿做这一把手,你老往陈书记那跑啥呀?!”

(周梅森《人间正道》)

五、结语

以上我们从功能和语用的角度考察了“好+语气词”作为应答语的规约化用法。“好+语气词”是现代汉语立场表达的重要手段,主要用来表明言者态度,“好啊”“好的”“好吧”表达对受话人言语行为不同程度的认同,“好啦”和“好了”则表达对受话人言语行为的劝止。影响其立场表达的因素涉及评价、认同、情感三个维度,由正面评价词语“好啊₁”到中性评价的“好啊₂”“好的”再到略带负面评价的“好吧”“好啦”“好了”,是礼貌原则作用的结果,即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明言的赞同和最小的明言的不赞同,用原本具有正面评价立场的“好”来作应答,从而使“好”的正面评价义模糊并渐趋中性化,再通过附加语气或语气词,规约化为表达认同的应答语。其认同度因附加不同的语气词而存在级差,由高到低,依次为:好啊₁>好啊₂/好的>好吧>好啦/好了>好啊₃。“好啊₂”因风格较为轻松随意,不适用于下对上的应答,与“好的”形成对立。“好啊₃”则吸收了互动话语环境中的负面语用意义,从而可以表达讽刺、嘲弄、恐吓等负面评价,以及强烈愤怒和不满的情感。“好了”和“好啦”主要用来劝止受话人,认同度

较低,在互动中常常附加妥协、退让、和解等感情色彩。总体而言,作为规约化表达认同的应答语,

“好+语气词”表达情感态度的功能较为突出,而评价功能较为隐蔽,因此,在言语互动过程中,互动语境,特别是初始话轮和应答话轮中的后续语句,对明确其正面或负面评价具有重要意义。

注释:

①本文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(BCC)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(CCL)。文中凡未标注出处的例句均来自BCC语料库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崔希亮.语气词与言者态度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2020(03):50-59.
- [2] 方迪.互动视角下的汉语口语评价表达研究[D].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,2018.
- [3] 方梅,乐耀.规约化与立场表达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:4.
- [4] 刘永峰.“是好对行+语气词”的话语功能[D].北京语言大学,2008.
- [5] 罗桂花.立场概念及其研究模式的发展[J].当代修辞学,2014(01):41-47.
- [6] 邵敬敏,朱晓亚.“好”的话语功能及其虚化轨迹[J].中国语文,2005(05):399-407+479.
- [7] 姚双云.《话语中的立场表达:主观性、评价与互动》评介[J].外语教学与研究,2011,43(01):145-148.
- [8] 赵敏.应答标记“好啊”的预期性及评价立场表达[J].汉语学习,2022(05):53-63.
- [9] Douglas Biber, Edward Finegan. Adverbial stance types in English[J]. Discourse Processes, 1988,11(1).
- [10] Pomerantz, Anita M.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: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[M]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:1984.

作者简介:

吴可凡,女,2000年5月生于福建,硕士研究生,现就读于天津大学中文系,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。

王宇枫,女,1972年6月生于内蒙古,博士,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,研究领域为比较语言学、方言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。发表的论文主要有《从内蒙古集宁方言新老两派声调系统的变异看声调的演变》《语言接触中的莫语颜色词》等。